

达布察克镇,现称嘎鲁图镇。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带着无限美好的开端,像光阴中一列列车驶出站台,看尽沿途风景,终点依旧是那片让人落泪、满是春光的草原。而我在一次次远行回来后,这个与我血脉相融的地方,已经被视作生命历程中重要的生命源泉。

二十多年间,我仿佛只在达布察克镇度过完整的一天:清晨走出毡房,夜晚顶着星辰回家。

在达布察克镇漫长的生活中,我们家养过一匹浑身黝黑、四肢矫健的马匹。

那是一个下雪的冬天,祖父把一匹瘦弱、走路只顾低头的小马驹带回牧场。它的毛发上有一层结痂的冰碴,雪冻在鬃毛里,铁刷也无法理顺它杂乱不堪的毛发,后腿露出一块灰白色的肉皮。这与它浑身黑色的外形显得格格不入,我对此十分嫌弃,比起我的小红马,怎么看也不顺眼,它的黑眼睛在吃草时警惕周围,仿佛充满对陌生的恐惧和胆怯。

我趴在马厩的木桩上,马厩里一共有三匹马。

最里面的那匹健壮的黄骠马是祖父的坐骑。它有乌审马纯正的血统,走在路上,蹄子有力,踩出的马蹄印清晰地印在大地上,雨水都冲刷不了,只有饱食雨水养分的青草才能遮盖住马蹄印。我的小红马,是山羊爷爷替我选好的,剪鬃以后一直陪伴着我,我们的感情不亚于亲兄弟。

祖父把拌着玉米粒的草料填满马槽,三匹马厚厚的唇齿间有白嫩的牙齿嚼着苜蓿。祖父告诉我这匹黑马的来历,原来是隔壁牧场有家牧民要搬去镇子居住,处理掉所有的牛羊牲畜后,就在全家人准备乘车离开的间隙,这匹小马驹蹦蹦跳跳地从河谷里走来,径直走向空无一马的围栏。主人告诉祖父,最近两天全家人忙碌着在牧场寻找走失的牛羊,羊少了几只,马倒是齐全了,但这匹小马驹确实忘记是哪个母马下的。何况那些马都卖掉了,正好遇到祖父,就直接让祖父牵走了。

草场放牧中,丢失牲畜很正常,尤其不会担心有饿死的情况。虽然这里的草地在冬天盖着一层积雪,马总能找到雪地里的枯草,它们熟悉大地的味道,掌握哪块雪地下有发芽的嫩草,或者未被风折断的干草。据我所知,在达布察克镇,还未有过在野外被活活饿死的牲畜。

自从小黑马来我家,我便不情愿地把它和小红马一同放养。千古悠远的游牧历史中,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现在,马的作用悄然发生着转变,不再是战争进程的推进工具,而越来越多的马,仅作为交通工具。

每年赛马节,我都跟着牧民前去。他是山羊爷爷介绍的,算我半个马术师傅,满脸黑胡,后脑勺留着一根粗粗的辮子。他教会我了解一匹马的秉性:马在吃草的时刻是安静的,不会发出多余的嘶鸣,它们摆着马尾,抖动着捋顺的鬃毛,闲适的模样像画中的马。赛马时,需要马保持好耐心,它们一旦冲出起跑线,就向着目标奔跑,骑手要与马合二为一,才能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。

牧仁作为两届赛马冠军得主,他有资格与任何人讨论一匹赛马。我见过他平时的训练场景,一人一马,不需要马鞍,不需要缰绳,马在起步奔跑中降速,他左手抓住

## 赛马之恋

□赵琳

马鬃,翻身跨上马背,嘴里响着口哨,哨声越急,马的速度越快,像一道闪电劈过山冈,跑进辽阔的赛场。

这天傍晚,牧仁骑着摩托车到我家。他把麻袋放下,袋子里发出铁器碰撞的声音。他和祖父坐在火堆边,神色忧郁,担忧着今年赛马节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参与。他刚刚得到消息,明年的赛马节由一家旅游企业赞助举办,但赛马的规矩更多了,许多马术表演动作也很陌生。即使他作为经验丰富的骑手,看完视频里播放的赛马视频与规则讲解,也心里犯嘀咕。

那晚,他坐在火堆边喝了好多酒。他在我家抱着我,嘴里不断有浓郁的酒气溢出,冲着我喊着:“孩子,这是你最后一次无拘无束地赛马了。”

他说,真的担心有一天,草原上的马群消失。我知道,风沙侵袭的草场能够愈合,但马丢失原生的天性,被一点点驯服成专业的赛马,吃草和喝水都要剥夺自由,这是时间无法和解的。

他说着说着竟然掩面而泣,泪流满面,一个人脱去羊皮袄躺在椅子上睡着了。

第二天,牧仁来到马厩。他摸着已经上膘的小黑马,惊喜地抱我说,这是一匹纯正的乌审马。你看它的蹄子像瓷碗一般大,这样的马不会陷入沙地和雪地,跑起来的速度与耐力非一般的马可比,你会看到它跑起来的样子像踩着云彩在移动。他蹲下来,抓住小黑马的后腿仔细摸了摸,肯定地说这是一匹赛马的好苗子。

临走之时,他告诉祖父,冬天养马既要保持体型,更要锻炼着“遛马”。这是一种骑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,在严冬腊月的马厩泼水成冰,让马在冰面上打转,摔倒了不用怕,它们很勇敢,善于挑战困境。马背上流下的汗水滴在冰面,鼻孔冒着粗气,马一次次摔倒,然后挣扎着站起。春天吃一段时间的青草,你家的马就是草原上最强壮的马。

那年的那匹慕热闹非凡,我本来要参加赛马节,可因为我高烧感冒身体虚弱而无法参加赛马。祖父骑着小黑马,我的小红马驮着我在那达慕会场。牧仁高兴地和我拥抱,并热情地向我介绍,他邀请到一位马术精湛的蒙古族小伙子替我赛马。我看到那位小伙子穿着深蓝色衣服,金黄色的盘扣闪烁着光芒。小黑马挂着铜色的一串铃铛,马头上的大红花是祖母用红绸子扎的,它静静地站在队伍中央,四蹄刨着泥土,号令枪一响,马队犹如移动的鲜活的浪潮席卷草原。山冈上的人群在欢呼、呐喊。骑手们施展马背绝技,等到跑完赛程,人们为马背汉子与马匹献上洁白的哈达,表示敬意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赛马节,我置身于放歌跳舞的人群里。我抚摸着小黑马,它轻摇尾巴,虽未言语,却通人性。

夕阳下,两匹马在山坡吃草,落日余晖拉长马的影子,它们像祖先那样从草原的深处而来,而后走向暮色深沉。远处的露天灶台煮着清香的羊肉,我跟随着牧仁钻进毡房,他把一条银项圈戴在我的脖子上,叮嘱我去了榆林认真读书,说我是草原上的孩子,望见的天空要比城里的孩子宽广辽阔。

我返回达布察克镇的几年间,草场被围栏分割,一些羊毛挂在铁丝网上飘荡。空旷的草地,马匹星星点点。一圈溜达下来,见到的人多数不相识,有些牧民收起行囊移居城镇,他们融入定居的生活,沿水草迁徙的日子一去不返。

牧仁转行做起赛马公司的专职养马人。他一个人照看着十多匹马,他对这些马并非全部熟悉,当地马容易辨认相熟,而从遥远的地方引进的马,反而不易饲养。他给所有的马编号,一本厚厚的绿皮笔记本,密密麻麻记载着每匹马的秉性与饮食特点。

我问他:这份工作工资比进城打工要低很多,你习惯吗?

他说:我在马背上出生,离不开草原,更离不开马啊!

他翻开桌子上的赛马相册,一张张他赛马的模样恍如昨日。

他说,将来老了,我就告诉我的孙子,跨上马背的那一刻,他就是勇士,而马就是亲如兄弟的“安达”。

絮语怀



□周秀芳 高玉璞

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……那一年,在柳絮如烟、繁花似锦的阳春三月,孟浩然与李白在黄鹤楼告别,乘船去扬州。扬州因中国大运河眷顾,在唐代有“天下之盛,扬为首”的美誉。

积淀着半部中国史、分外垂青扬州的中国大运河,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,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的运河,宛如一条玉带,蜿蜒于华夏大地,勾勒出尘封的历史画卷,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,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千年运河桨声灯影,扬州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愫。扬州是大运河的原点城市。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,流经京、津、冀、豫、鲁、苏、浙、皖8个省(市),沟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。因“运”而生,因“运”而盛的扬州与大运河同龄。

公元前486年,吴王夫差为了北上逐鹿中原,在扬州附近开凿了一条运河,引长江水入淮河,称邗沟,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发祥地。后来,吴国在这里建起了邗城,是扬州属地最早的城市。

邗沟,像被吴王埋在大地的种子,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成长。一百多年后,隋炀帝为了方便把扬州的东西运到都城洛阳,对邗沟进行南北延伸和连接。以洛阳为中心,运河以“Y”字形东北抵涿郡、东南延伸至江南,在历史上实现第一次全线贯通。

邗沟沟通江淮,纵贯南北,扬州顺理成章坐上了“大运河第一城”的交椅。千百年来,大运河是两岸人民的致富河、幸福河。在古代,大运河是流淌着银的交通命脉,是连接中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。隋唐时,大量的丝绸通过海上通道出口,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被称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后来又称“海上陶瓷之路”“海上香料之路”,而扬州,始终是连接这些海路与陆路的“红娘”。今天,大运河沿线八省扛起全国近一半经济总量的担子。大运河沿线八省扛起全国近一半经济总量的担子。大运河沿线八省扛起全国近一半经济总量的担子。

## 绿杨回首忆扬州

入山水文

运河还像条金项链,串联起燕赵、中原、齐鲁、楚汉、淮扬、金陵、吴越等众多文化圈。

流淌的河水,忙碌的船舶,千年古河所经之处,不仅有旖旎风光,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因水而兴、缘水而发的扬州,地势北高南低,上游来水直泻难蓄,船行至此常常搁浅。这一难题在明代万历年间被扬州知府郭光复解决,他开挖新河,将200米长的运河直道改为1800米的“几”字河湾,既可以蓄积河水,抬高水位、便于行船,还能保障航运安全。“三湾抵一坝”的智慧,诞生了今天著名的国家4A级“运河三湾”景区。

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。眼下正是扬州最美的季节,在运河畔的三湾生态文化公园,领略“青山隐隐水迢迢”的古典园林韵味,这里是市民享受草长莺飞、杨柳拂堤的打卡地。景区内,碧水蓝天间,亭台轩榭、步道连廊、抱柱楹联精心点缀,芦苇荡、杉树林、亲水道,构成一幅诗意图卷。

时光回望,运河三湾段因漕运功能逐渐退化后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成为工业区,导致运河水质恶化。2015年6月,三湾启动生态修复工程,关停、搬迁工业企业,退耕、修复湿地。2018年,运河三湾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。

扬州是个好地方,依水而建、缘水而兴、因水而美……

三湾景区旁是著名的大运河博物馆,上万件文物讲述着2500多年中国大运河的前世今生。从河南开封提取的汴河老河道剖面,全长25.7米,高8米,整整占据了一面墙,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自隋唐至明清的地层,见证着运河的发展和变迁;27吨的南宋砖瓦窑,原汁原味地诉说着运河对两岸人民的厚爱;长7.5米的兖州府镇水铁剑和镇水铜牛,和风细雨地向人们讲述着是古人治理运河河道的故事……

一望青青青不断,绿杨回首忆扬州。扬州是座有“嚼劲”的城市,有繁华的人间烟火,有丰富的文化底蕴,更有令中国人自豪的精神坐标。

## 草原白蘑

□何君华

我在巴音诺尔苏木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。苏木,为蒙古语,是乡镇的意思。其实,从内心讲,我这官还不如巴音诺尔草原上的蘑菇大。你可别小瞧我们的草原白蘑,每年夏末秋初,一场微雨过后,它们就像南方春雨后的竹笋一样冒出头来了,一丛丛,一簇簇。如果你勤快点,拿到乡镇的集市上卖,咋也能挣一百多块钱呢。

乡镇的集市是一架架,把乡村弹唱得悦耳动听;乡镇的集市是一幅画,把乡村描绘的绚丽多彩。每逢集市,农牧民们便纷纷涌来,有卖的,有买的,有逛的,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草原白蘑摊前人头攒动,看得出,草原白蘑已是苏木集市上的紧俏货。摊前一块牌子上写着:草原白蘑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钾、钙、铁、磷等矿物质,其形状如伞,洁白如玉、嫩如鲜笋。每年雨量充足的八月为盛产期。白蘑食法较多,可以溜炒、做馅、涮火锅等。

说到草原白蘑,我父母家的邻居娜仁高娃大婶就给我送来了一篮。巴音诺尔苏木地广人稀,乌兰宝力格嘎查距离巴音诺尔苏木足有30公里,平时我在苏木上班,只有周末才回嘎查陪父母。我刚进家门,屁股还没坐热,娜仁高娃大婶就拎着一篮草原白蘑进来了。

娜仁高娃大婶真诚送草原白蘑给我尝鲜。放在以前,邻里之间互相送些时蔬水果是常有的事。记得小时候,我经常跟额吉一道给娜仁高娃大婶送豆角和沙果,她也总是回赠给我们早黄瓜和绿茄子。但现在不一样了,我既然当了这么个官,心里就有“戒尺”了,邻里的东西也不能随便收了。

俗话说:“吃人的嘴短,拿人的手软。”邻里乡亲们找我无非是一些小事,但是这些小事也是有严格标准和规定的。不符合标准真就办不了,符合标准的走正常程序也能办下来,犯不着送我东西来“联络感情”。

娜仁高娃大婶这次来有什么目的?我心里不禁有些犯嘀咕,这也是我当了芝麻绿豆官之后落下的心病,老感觉别人无事登门必有所图。我委婉地回绝了娜仁高娃大婶的好意,但娜仁高娃大婶执意将白蘑留下,实在拗不过,我只好先收下了,心里想着以后再跟额吉一道回送大婶一些东西。

说小小



寂静草原 科尔沁夫 摄

## 科尔沁,那个叫白辛的地方

(组诗)

□陈小秋

### 梦的衣裳

时间的高铁,是将五月还给了春天  
还是把蓬勃拉进了科尔沁

草木尚浅,明媚导航  
摸一摸石头是暖的  
闻一闻花朵的安详  
听一听天空总有翠鸟  
对大地的问候  
源于嫩芽在山野、田间  
日夜兼程地复出

哦,五月的科尔沁  
干枯嘈杂的视野,总算掀开了  
涉世不深的白纸  
多少悠然散淡的心  
都已披上梦的衣裳

### 山泉清亮

一股溪流,在  
也叫大青山的缝隙里  
扭动着腰肢  
沿高高低低,错落的崎岖  
去林间,到处串门

新树、老树、大树、小树  
还有枯树和乱树  
它们的居住异常拥挤  
也矛盾重重  
彼此还官司不断  
这让山泉左右为难  
有点小心翼翼

不过,山泉是钻空子高手  
巨石不挡  
树的杂音不在话下  
它只是害怕孤单  
就突围寂寞  
它用细密的欢笑捧出气浪

弯曲,是山泉最拿手的艺术  
而它内心的直  
恰是一把  
闪闪发亮的利剑

### 蝴蝶舞

我见到的,并非是  
云南的蝴蝶泉  
却穿梭更多的花枝招展  
这边千种蝶舞  
那边万种风情  
栖息在科右前旗白辛  
一条峡谷,远古的溪水上升

蝴蝶是有灵性的  
亦有写歌的人  
让蝴蝶这浪漫使者  
飞遍天下的窗口,重温  
梁祝恋情  
那场轰轰烈烈的协奏

满眼的色彩斑斓  
肯定囊括稀缺和灭绝  
就让这世外桃源,静下来吧  
让蝴蝶啾啾相爱、繁衍

让这童话般的蝴蝶舞  
为老去的尘世镶上镜框  
再填上无字的笔划:  
对不起蝴蝶,打扰了

## 五月情怀

□丁宇

故乡的土地上  
种植着锄禾日当午的诗句  
让庄稼成为一帧古朴的油画  
在油画中穿行  
每一次的捧读  
都是一首首田园的诗篇  
每一次的聆听  
都是一支支故乡的歌谣

记忆的小河里  
流淌着慈母手中线的情怀  
让河水成为一种永恒的思念  
从小河边走过  
每一次的捧读  
都是一段段精彩的故事  
每一次的聆听  
都是一串串动人的旋律

漫漫人生路  
始终陪伴是虔诚的希望  
让思念成为一道远方的牵挂  
在儿子的心中  
每一次的捧读  
都是一簇簇春晖的慈爱  
每一次的聆听  
都是一遍遍反复的叮咛

星诗空



情深(国画) 王忠仁